

疏方為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只言是蝶宜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爾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疏遽遽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覺驚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

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疏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適志是以覺夢既無的當莊蝶豈辯真虛者哉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疏既覺既夢有蝶有莊乃曰浮虛亦不無

崖分也

此之謂物化

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

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疏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此不知彼而何為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四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養生主第三夫主以養生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

而知也無涯

注夫舉重撓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齋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

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

無涯遂使心因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
非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
哉

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
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
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校之於
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利

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
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
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
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
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為經

注順中以為常也

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
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

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注養親以適

可以盡年

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
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
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

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蓋其天命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踣者然嚮然秦刀駘然

疏庖丁謂掌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也
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

之也踣下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
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脚踏履

用膝刺葉逐便皮肉離析者然嚮應進奏
鸞刀駘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明養生之

術者也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闡解盡理之甚既
適牛理又合音節

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
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

割聲嚮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
首也

文惠君曰謔善哉技蓋至此乎

疏語數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
音節遠合樂章故美其技術一至於此者

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疏捨釋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
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

於解牛之技耳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注未能見其理間

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觀唯牛亦猶初

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注但見其理間也

疏操刀既久頗見理間所以纔觀有牛已
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

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注聞與理會

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
率精神以會理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
之人妙契至極推心靈以虛扇豈用眼以
取塵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

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自主於色耳司於
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
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
生者其義亦然

依乎天理

注不橫絕也

疏依天然之膝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
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會生以
夭折也

批大卻

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疏間卻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
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
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

導大竅

注節解竅空就導令殊

疏竅空也骨節空處整導令殊亦猶學人
以有資空特空導有

因其固然

注刀不妄加

疏因其空卻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
耳聞必不妄加刀然也

技經肯綮之未嘗

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繫於微
礙也

而況大軀乎

注軀戾大骨劔刀刃也

疏肯綮肉著骨處也軀大骨也夫技術之
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
犯況養生運智妙體真空細惑尚不染心
塵塵豈能累德

良庖歲更刀割也

注不中其理間也

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
刀況小學之人未體真道證空捨有易奪
之心者矣

族庖月更刀折也

注中骨而折刀也

疏况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
智傷神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

若新發於硎

注硎砥石也

疏砥砥礪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
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
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

若新磨者也況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自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凝然矣

彼節者有間而刀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疏彼牛骨節素有間卻而刀乃鋒銳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體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境界是以安排

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是以十九年而刀乃若新發於硯

疏重疊前文結成其義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注交錯聚結為族

怵然為戒視為止

注不復屬目於他物也

行為遲

注徐其手也

疏節骨交聚聚結之處名為族也雖復遊刃於空善見其卻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

留意艱難為其怵惕戒慎專視徐手況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

也

動力甚微謙然已解

注得其宜則用力少

如土委地

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

疏謀化百反謀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驚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跡況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窒礙境智冥合能所泯然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

疏解牛事訖開放從容提挈鷹刀彷彿徒

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

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

善刀而藏之

注拭刀而殺之也

疏善能保愛故拭而殺之況美攝生人先

而不耀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疏魏侯問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歎以善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注介偏削之名

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削也公文見右師則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

忤而致此殘則於足者也

天與其人與

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疏為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為犯於人事故

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注偏削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

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

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

豈直偏削而已哉

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

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闡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

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趣者方可全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蕪畜乎樊中

注蕪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
疏蕪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

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

神雖王不善也

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

疏雉居山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為之善既遭樊

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為清曠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

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縣富周平王

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屬宿而內外經書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

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

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身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洎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注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

疏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

曰然

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

曰然

注至人無情與眾號耳故若斯可也

疏然猶可也重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可也

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疏秦夫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

注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

疏斷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為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如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

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

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疏是指斥哭人也倍加也言逃適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

古者謂之適天之刑

注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適天者也將馳驚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

非刑戮

疏夫逃適天理倍加倍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操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適來夫子時也

注時自生也

適去夫子順也

注理當死也

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連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

死去亦順理而反真耳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古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措其間矣

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注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疏帝者天也為生死所係者為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

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適天刑馳驚真樂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鋒

植是知適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君也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

注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疏窮盡也薪柴推也為前也言人然火用乎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

者

總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不知其盡也

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
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
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

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
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
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
觀其文勢過為繁冗今將為善合於第一
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四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五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人間世第四

世世具宜惟無心而不自用者
為能得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

疏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
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
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哀周之
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根由事迹編

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
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糾紛寔難接物
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
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曰奚之

疏奚何也之適也質問顏回欲往何處耳
曰將之衛

疏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
衛州是也此則顏答孔問欲行之所也
曰奚為焉

疏欲往衛國何所云為重責顏生行李意
謂矣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注不與民同欲也

疏衛君即靈公之子蒯聵也荒淫昏亂縱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暴
而不順物心顏子述已所聞以答尼父

輕用其國

注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
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

輕也

疏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愛重黎
元方欲輕蔑其用欲不顛覆其可得乎
而不見其過

注莫敢諫也

疏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故百國五懼
而吞聲有過而無敢諫者也

輕用民死

注輕用之於死地
疏不凝動靜泰然自安乃輕用國民投諸